



致青春
系列 004

梅吉

MEI JI 著



青柠 时代 IV

意林“致青春”系列，勇气再出发

从不言悔的成长小时代，**奋斗**在路上！

和母亲闹翻之后，毕夏来到美国求学，谁知不但遭遇抢劫，还惹上了官司！一边上学，一边拼命帮家里还债的沈冬晴，却依然失去了挚爱的双亲……阳光开朗的少女米荔横空出世，她的出现是否能拯救楚君尧动荡不安的心？黎允儿本以为只是遇到一个不对的人，没想到却泥足深陷，难以抽身……

当你不能抉择时，你可以选择抛硬币，
打开手掌，哪一面朝上并不重要，
当你想要再来一次时，答案就在你心中了。

意林集团
首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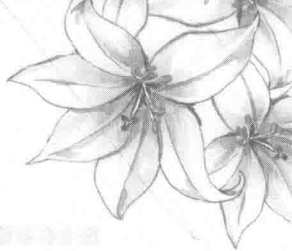
“致青春”
系列

致每一个在成长中
迷茫而不完美的你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致青春
系列 004



梅吉
MEI JI 著

青柠 时代 IV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柠时代. IV / 梅吉著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7.10

(意林·致青春系列)

ISBN 978-7-5498-3375-7

I. ①青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5845号

青柠时代IV

Qingning Shidai IV

著 者	梅 吉
出 版 人	孙洪军
总 策 划	安 雅 张 星
责任编辑	施 岚
图书统筹	蓝曦悦
特约编辑	丁 旭
绘 图	BOBO
书籍装帧	胡静梅
图书设计	王周益
作家经纪	卢晓凤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	330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17年10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
书 号 978-7-5498-3375-7

定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初心未泯，以致青春

《意林》杂志创刊于2003年8月，一直以现实温暖和寓意深刻的小故事吸引读者，强调励志和人文关怀，是中国目前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。

“一则故事，改变一生”是《意林》一贯的宗旨，通过关注读者身边的大事小情、平凡生活，倡导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理念，力求打破这个快节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壁垒，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。

凭借着这样的理念与办刊初衷，意林集团在2015年推出了专门为中学生打造的图书系列——“致青春”。我们希望用细腻真实的人物情感，贴近中学生生活情景的故事背景，曲折动人的事件发展，带给读者一种发自内心的青春共鸣。

“青春”是一种群体记忆，青春给人留下的回忆或甜美，或心酸，或遗憾，或孤单，但都是弥足珍贵的，带着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情绪，令人久久回味。

如今市场上充斥着许多所谓的“青春文学”，为了吸引眼球，故事被过多华丽繁复的细节包装，人物情感脆弱，灵魂苍白，缺少内涵，脱离了真正的校园生活，变得格外极端和残酷。

《意林》希望将充满正能量的青春展现给读者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有守护在你身边的亲人，也有默默陪伴你的小伙伴，更有为了未来不断努力拼搏、奋斗的身影。我们希望这样优秀、纯净的青春故事能够如清新的春雨般滋润人心，引导青少年成长为健全、价值观正确的成年人。

◎青柠时代，你我同行

《意林》选择《青柠时代》作为“致青春”系列的第一弹。之所以叫“青柠时代”，是因为作者表现出的青春就像青色的柠檬一样，微酸、微涩，还有一些甘甜。作者梅吉极为擅长细腻的情感处理，于细节处感动人心。当然也会有悲伤，却不会有颓废，因为真正的青春就应该是永不放弃，不断地努力与拼搏。

身边小伙伴们天真、纯粹的友情是我们整个青春时代里最重要的陪伴。虽然也会有争吵，也会有埋怨，然而我们都不曾忘怀一起牵手走过的岁月，那些携手共度的倾城时光，是值得一生珍藏的美好回忆。

◎青葱校园，感动成长


成长总是伴随着疼痛与喜悦，而校园，作为所有人成长的起点，有太多感动的故事在这里上演。每一年的相聚和别离，每一次的欢笑与泪水，都被记录在关于青春的回忆中。

所以，“致青春”系列的主要故事背景也设置在校园中，更加贴近学生生活，书中的主人公们如同陪伴你一起成长的小伙伴，手拉手一起前行。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如今的校园已经不单纯是学习的地方，更像一个“小社会”，同学们都充满个性，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。从校园这个视角出发，可以折射出社会的不同面，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，我们收获的自然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知识，更有做人的道理，以及更广阔的视野。

◎另类高考，致敬青春

《意林》作为位于中国发行量前列的学生杂志，一直非常关注高考。“意林体”屡次命中高考作文，让众多高考考生对于意林杂志更为追捧。如今，“高考”已经成为《意林》杂志的一个关键词，我们愿意通过那些鸡汤式的励志小故事，给众多考生启示，也传递出温暖的人文关怀。虽然高考十分重要，却也只是一次考试而已，未来的人生，还有更多的考验。

每个人的青春都是千差万别的，而不同的青春又拥有着时代的共性，每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，我们向不同的人生、不同的青春致敬，希望“致青春”这个系列的故事可以让你回忆起最初的感动，勿忘初心，致敬青春。

Contents 
目 录

第一章 001
DI-YI ZHANG
错误的开始

第二章 017
DI-ER ZHANG
在你的爱里走失


第四章 053
DI-SI ZHANG
意外的访客

第三章 035
DI-SAN ZHANG
胆小鬼

第五章 071
DI-WU ZHANG
我想见见你

第六章 089
DI-LIU ZHANG
沉溺深海



Contents 
目 录

第七章 105
DI-QI ZHANG

最冷的冬天

第八章 123
DI-BA ZHANG

心归何处

第九章 143
DI-JIU ZHANG

记忆的尾声

第十一章 177
DI-SHIYI ZHANG

回到原点

第十二章 193
DI-SHI'ER ZHANG

原来是她





第一章

错误的开始



因为一场暴雨，飞机延误了近五个小时，毕夏抵达家乡时，已经是夜里九点。

灯火通明的大马路，车灯照射过来，在这样的光线中，毕夏显得格外疲惫。她抱着手臂轻轻阖上眼睛，脑海里纷沓而出的过往，是一些纵横交错的镜头——或明或暗。

父亲的事已经过去两年，真凶落网，真相大白……可是那些无法心安的痛苦，依然郁结难纾。

她想也许离开，离开这里的一切，午夜她就不会再被噩梦惊扰。

毕夏还是会想起楚君尧，想起他们最初的那一段。

那些他给她的感情，就像漫天绽放的烟火，绚烂耀眼以后，就急切地消亡，留下的只有荒芜落败的时光。

往事终究是过去了。

出租车停在小区门口，她下车准备拿行李，听到母亲惊讶地唤了一声：“毕夏？”

毕夏下意识地回过头去，目光从母亲脸上移到她身边的那个男人身上。她依稀记得见过他，但想不起是谁了。此刻的他站在母亲身边，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近得很暧昧，而他一脸堆笑的讨好样子更是让他和母亲的关系显得非同寻常。

“真的是你！”母亲沈梓瑜的表情从惊讶到欢喜，上前拉住女儿的手，“怎么回来了？为什么不打电话，妈妈好去机场接你。”然后她想起什么似的说，“喏，这是你付叔叔……你爸爸的朋友。”

付文博殷勤地想要接过毕夏的行李箱，她微微一笑，用眼神拒绝了。

毕夏认真打量着眼前的这位“付叔叔”，中等个头，四方脸庞，鬓角的头发稍微秃进去一些，狭长的眼睛闪着精明的光，他穿着浅色衬衣西裤，倒是比同龄人多些挺拔和儒雅。而今天的母亲也是不同的，绾着头发，穿着一条浅绿色长裙，颈项上还戴着一条珍珠项链——这样隆重的装扮，毕夏已经很久不曾见过。

“阳台上的花架子坏了，你付叔叔帮忙来修……”沈梓瑜察觉出女儿的冷淡，语气变得有些急促，“老付，你赶紧回去吧。”

“那好，我先回去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！”付文博不是第一次见毕夏，之前没有多少印象，只觉得这女孩长得不错，今天这匆匆一面，她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觉得尴尬和不悦。

对长辈怎么一点儿礼貌都没有？一定是被毕清军惯坏了，也难怪，家境那样优渥，



她自然会任意妄为！如果她出面阻拦，那他和沈梓瑜的事会不会变得困难？付文博的内心有些忐忑不安起来。

付文博是三个月前在超市门口见着沈梓瑜的，她提着一兜菜走得很慢，他上前打招呼才察觉她身体不适，在他的坚持下他送她回家，又留下来给她做饭拿药，一来二去他就动了心思，在他眼里，四十岁出头的沈梓瑜各方面条件都很有吸引力。

毕夏站在母亲身后，看着她目送“付叔叔”离开，感觉北京那一场大雨一直在下，好像有雷声轰隆隆地在心里直响，很压抑。

母女俩各怀心思地回到家，毕夏感到家里已经有些微妙的不同，须臾之间明白了，是关于父亲的一些东西被收了起来。

“那个……”母亲一边给她换床单，一边不经意地说，“最近多亏了你付叔叔，公司有一批货在运输途中被扣下来，他托人找关系能及时送到经销商那里，要不我们损失可大了。”

“他到公司上班了？”毕夏突然问。

“我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付叔叔也在一家公司做管理，所以我请他来……”

“妈！”毕夏皱皱眉，加重语气，“抛开工作能力不说，您了解他的底细和为人吗？不要随便找个人就来管理公司……这是爸爸的公司！”

母亲手上的动作一顿：“你爸的公司难道就不是我的吗？”

“妈，这个人可靠吗？”

“他是个好人。”母亲有些难以启齿，“已经两年多了，毕夏，你今后有你的生活，而妈妈也要有自己的生活……”

毕夏盯住母亲冷冷地反问：“所以你的新生活就是这个人？”

“你怎么和妈妈说话的？”母亲愠怒地站起身，“毕夏你怎么回事？一回来就给妈脸色看！难道你要妈妈为你爸守寡一辈子……”

“妈！”毕夏几乎是喊出声，“可是这才多久呀……”

“两年了！”母亲眼眶一红，默默垂泪，“对于别人来说，两年的时间很快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？一睁开眼我就想起你爸满身着火的样子，他死得太惨太冤了！我不难受吗？我甚至想跟着你爸去了……”

母亲啜泣起来，毕夏于心不忍，走过去揽住母亲。

“公司那么多事，以前都是你爸做主，现在我来管是力不从心。”

“家里呢？电视坏了、下水道堵了、灯需要换……”

“还有我的身体，越发不如以前。”

“就算只是出门遛弯，看着别人有说有笑我都得走快点儿。”

“你在那么远的地方，如今又要去更远的地方，妈妈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？”

……

毕夏无言以对，她知道妈妈说的都对，因为她们一直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生活，所以对这突如其来的孤独难以适应。她也知道，独处的时候，心会陷入一种无边无际的茫然，那种痛楚无法言说，只能拼命隐忍。

也许这个人会带领母亲走出这种境地，也许母亲会重新获得幸福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毕夏把母亲朝怀里揽得更紧了些：“有时间请付叔叔一起吃个饭吧。”

虽然毕夏默许了母亲和“付叔叔”的关系，但心里到底对他有些介怀，隔了两日，母亲便让他到家里吃饭，他满满的周全谦卑，母亲的脸上亦是一派幸福甜蜜的样子，依恋之情溢于言表。

毕夏专门去公司一趟，想要找孟叔叔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，却意外得知孟叔叔已经被辞退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毕夏回去问母亲，“之前因为赵总另开公司抢客户的事，孟叔叔没少帮忙，怎么就把他辞了呢？”

母亲漠然地回答：“这里面的关系太复杂了，你以为他是好心吗？挤走了一个赵平安，他好能上位，没想到我让你付叔叔过来，他不乐意了，跟你付叔叔吵了起来……”

“妈！”毕夏停顿一下，“所以是他要辞退孟叔叔？”

“下属当面顶撞上司，我如果不给予惩戒，怎么服众？”

“那他们为什么吵？您了解过情况吗？”

“你付叔叔新谈了个客户，利润更高，所以他提议先把一批货给这个客户……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！这个大客户你付叔叔争取了很久！”

“那答应别人的货呢？”

“他已经要求员工加班赶工……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“妈！”毕夏咬了咬唇，脱口而出，“您怎么好歹不分？一个公司最重要的是信誉，不能见利忘义！蝇头小利只是暂时，失去诚信就难以在行业里立足……”

“你懂什么？”母亲气咻咻地回答，“公司的事我说了算，轮不到你插手。”

“这是爸爸一生的心血！”

“难道我想毁掉它吗？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公司？”



“你偏信小人！”

“你说谁是小人？”母亲气极，声音发颤，“毕夏，你太不像话了！”

“好好说话！”付文博推门而入，满脸讪笑，“母女俩能有什么大矛盾，说说就过去了。”

沈梓瑜知道刚才的话都已被付文博听去，瞪着女儿厉声说：“给你付叔叔道歉！”

毕夏冷哼一声：“我没有说错，为什么道歉？”

“毕夏还是孩子——”

“我已经成年了！”毕夏打断他，一鼓作气地问，“为什么辞退孟叔叔？他是公司元老，我父亲的心腹，你一来就排除异己，居心何在？”

“毕夏！”母亲尖锐地喊出来，“你闭嘴！”

毕夏不管不顾地盯住付文博：“你之前有什么从业经验？又做过什么管理方面的工作？你懂营销、懂人事、懂得怎么谈判签合同吗？好，这些都不谈，那你对流行时尚有什么看法？公司是做服装的，照我说，你对剪裁设计更是一窍不通。”

毕夏的话让付文博的脸红一阵青一阵。

“毕夏！”他的语气尤为诚恳，“我知道我很多方面都有欠缺，但是我会努力地学！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公司当成是自己的事业……”

“你是想把公司当成是你的！”

沈梓瑜终于忍无可忍，一个耳光扇到毕夏的脸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毕夏的脸上瞬间浮起清晰的红印。

毕夏捂住脸，难以置信地望着母亲，母亲也有点儿后悔，嗫嚅着想要说什么。

“都是我不对……”付文博讪讪地，“你们母女俩别为我吵架了，我这就辞职……”

“你别走！”沈梓瑜拉住他的手，冷冷地对女儿说，“妈妈本来想晚一点儿告诉你。”

“但既然已经闹开了，我就明确告诉你，我和你付叔叔已经决定结婚。”

“所以，他不会走——”

毕夏失神地望着窗外。风从外面灌进来，掀动着窗帘，在盛夏的蝉鸣声里，她想起两年前的某一天，他们一家人坐在玻璃阳光房里，谈笑风生。

父亲的容颜未变，奶奶的模样依旧，她和母亲相视而笑——只是简简单单的生活场景，却让她痛哭失声。

想要离开的心变得越加急切，她害怕去想过去和未来，甚至害怕面对当下——所有的一切都变了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不同了。

连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都觉得陌生至极。

一直到她飞往遥远的加州，毕夏和母亲的关系都没有改善，她们的相处变得陌生而小心翼翼，仿佛周围有很多的雷区，一踩就会爆炸。

走的时候她对母亲说：“明年清明如果我没有回来，记得去看看爸爸和奶奶。”

母亲点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

关于付文博，毕夏什么都没有说，她知道母亲听不进去，更不会相信。

毕夏也问自己，是不是因为对感情没有了信心，所以才会对母亲的新生活反应这么激烈——但那些誓言，那些甜蜜，就像山谷里的回声，在千回百转后，最终消失。

时光已经把她驯服成现在的样子——悲凉，落寞，毫无斗志。

二

九月开学，裴雨阳去教务中心申请转专业去导演系，可是因为成绩没有达标，被拒绝。

裴雨阳意兴阑珊地给沈冬晴打电话：“看来他们还是希望由我来拿奥斯卡。”

“那你稍稍努力下，让大家称心如意吧。”

裴雨阳幽幽叹口气：“可我永远没法当男主角了。”

他面颊上的伤口愈合后，留下一条三厘米长的疤痕，即使颜色已经很淡，但在他原本俊朗帅气的脸上，更显得突兀和遗憾。在公共场合，他还是会用口罩来掩饰，那些异样揣测的目光，还是会让他无所适从。

“那你就做我一个人的男主角好了。”

即使两个人已经在交往，但要说出这种甜蜜的话，沈冬晴依然觉得羞涩，脸不由得热了。

裴雨阳也是一怔，得寸进尺：“你都还没有说过那四个字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沈冬晴明知故问，脸越发红了。

“就是那四个字呀……”

“那你就乖乖留在表演系好了。”

“又转移话题！”

裴雨阳在心里沮丧地问了一遍：说一句“我喜欢你”有这么难吗？即使是现在，他依然无法坦然面对这段感情，明明站在她身边的人是他，明明已经牵住了她的手，明明



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可他依然有四面楚歌的感觉。

那种不安，让他的心患得患失。

“裴雨阳，要记得吃饭。”沈冬晴继续转移话题。

“吃不下……不舒服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就是浑身不舒服。”

沈冬晴原本想要安慰裴雨阳几句，但她不仅没有让他心情好起来，反而让他更加不悦，不禁心里有些自责。她知道他想要听到什么，但她的心好像还在徘徊和迷茫，也许她在心里还没有彻底接纳裴雨阳……

裴雨阳的孩子气太重，一旦恋上，就特别依赖，每日的电话，从早打到晚，舍友们都笑：“男朋友查岗呢，盯得这么紧？”

她有时正忙着，匆匆想要挂断，他会觉得她在敷衍，她只能耐着性子解释她正要做件什么事，可是次数多了，会觉得心累。

沈冬晴去找邵伶伶商量社团的事，没想到邵伶伶匆匆忙忙地准备出门，背上扛着一个满满当当的帆布包，一身利落的冲锋衣，见着沈冬晴劈头就嚷：“我得赶火车，你帮我收拾下暗房。”

“啊，去哪儿？”

“桂东。”

“现在？”沈冬晴怔住。她知道桂东距北京有一千公里呢。

“现在。”

邵伶伶风风火火地拉开门，膝盖磕到了椅子，疼得她闷哼一声，却一点儿停顿的动作都没有：“杨平邀我去拍鸟。”

邵伶伶旋风般地出了门，留下沈冬晴在那里愣神。

沈冬晴知道邵伶伶去的地方是桂东的罗霄山脉，每年在这个季节都会有各种候鸟南迁经过那里，成群结队的场景颇为壮观。只是那里实在太远，只是周末的时间根本不够往返，而让她千里迢迢奋不顾身的，不仅仅是可以拍到好的照片，还因为杨平是邵伶伶的男朋友。

他们在一个摄影论坛相识，即使身在一北一南，但也谈起了恋爱。因为这段恋爱，邵伶伶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贡献给了铁路，有时候只能在杨平的城市待上三个小时，但来回却是三十个小时的火车，她也毫无怨言。

沈冬晴突然朝邵伶伶追了过去：“等等，我和你一起去火车站。”

“不用送我。”邵伶俐抬手拦出租车。

“我想去上海。”

邵伶俐终于停下来，盯住她，深深地问：“你是认真的？”

沈冬晴望着她，点点头。

“你确定楚君尧……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你要分清感情和感动……我去找杨平是因为我心甘情愿，而你呢？是因为想要安抚自己不确定的心，还是想要为他做一些事才觉得对他公平？”

沈冬晴抿抿唇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上车吧。”邵伶俐揽着她的肩膀，“既然想去，就去吧。”

沈冬晴望向窗外，这么美好的夕阳，云层分明，她仿佛看到那个树荫下望着她笑的少年——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，对她的好如此干净、澄澈，毫无瑕疵。

也许喜欢楚君尧，是她给自己制造的一场海啸，而裴雨阳，会让她的感情变成平静的海洋。

当她站在裴雨阳面前时，他脸上那种欣喜若狂让她的心安稳了下来。

裴雨阳听到楼下有人找时，趿拉着拖鞋拖拖拉拉地下楼，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，错愕地张大了嘴巴，随后整颗心都在胸腔里乱窜，他抬脚想要冲过去，却因为脚下的拖鞋一滑，“啪”的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。

一向重形象的裴雨阳在一片哄笑声里，红着脸朝沈冬晴走过去。

“就为了看这个？”裴雨阳绷着脸。

“摔疼了？”沈冬晴笑得很欢畅。

裴雨阳突然间抬起手，一把揽她入怀——他的心忽然被填满了，有着说不出的柔情似水。

“裴雨阳。”

“别动。”

“喂，裴雨阳。”

“说了别动。”

“你确定吗——好多人在看。”沈冬晴羞红了脸，又推了推他，“我的脚麻了。”

裴雨阳这才不情不愿地松开她，然后十指交错地扣住她的手，朝楼上扫了一眼，果然那里很多人探头望向这边，他像宣示主权一样把她的手朝自己的身边再拉了拉：“这



下他们总相信我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太受欢迎了，每次拒绝别人说有女朋友，都被当作是借口。”裴雨阳捂脸做苦恼状。

沈冬晴无声地笑了。

“不过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”裴雨阳突然惊慌地望着她——难道是专程过来分手的？

沈冬晴没有明白他的内心戏，也不知如何解释，避重就轻地回答：“你得给我找个住处。”

她的回答让他越发不安，开始胡乱地找借口：“我一会儿还有事，晚上也有事，明天也有事……怎么办？要不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那我回去好了。”

裴雨阳停下来，揽住她的肩膀，艰涩地望向她：“好吧，我听着，你想要说什么？”

沈冬晴就明白了，揶揄道：“果然是不能制造惊喜，会被别人当作惊吓。”

“你是说惊喜？”裴雨阳的表情瞬息万变，“就只是惊喜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

裴雨阳心里激荡，俯下身在她脸上轻轻一点，又怕挨打似的跳了老远，脸上却全是得逞的笑。

沈冬晴的心里突然生出感动——她是谁？她有什么资格让裴雨阳如履薄冰？

在他的欢喜中，她出人意料地踮起脚尖，吻了吻他的脸。

那一刻，整个城市的街灯，都温柔地注视着他们。



楚君尧是从何晨宇那里知道毕夏去了加州的，何晨宇一直和黎允儿有联系，而楚君尧却因为和毕夏分手心里愧疚，没有再主动和黎允儿说过话。

“这算是不错的安排。”何晨宇说，“现在她的心情那么低落，换个环境也许会恢复得更快。”

“她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八月份。”

楚君尧无言以对。

他和毕夏之间的一切始终是他的错，他辜负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，还有青春岁月

里那些最真挚的时光。他想要认真喜欢这个女孩，想要呵护她一生，却最终带给她满身的伤。

何晨宇和敬嘉瑜在这件事上对他诟病诸多，因此也和毕夏的关系疏远起来，几个好朋友因为他们的关系变得心有芥蒂，这是他当初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
他也向“火枪手”倾诉过，他在网络那边淡淡地回答：人总是在经历过一段感情后才会明白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，命运让你们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但也抵不过人心的复杂——每个人都会变。

楚君尧承认他说得对，他的心变了，感情变了，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他曾经那么坚定地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对毕夏的感情，可是时光却带走了这种相濡以沫。

那个小镇，安安静静地长满了“一年蓬”，那些紫色、白色或者黄色的小花，一直开到了海边——白衣蓝裙的少女，头发上还粘着小小花瓣，当她转身，楚君尧看清了，是沈冬晴，是她，而不是毕夏。

当他检查自己的内心时，惊慌失措地发现藏在心底的女孩是谁时，才知道自己变了。

新学期初始，各大社团都开始大肆招纳社员，楚君尧之前参加的法援社社长鲁远今天也非拉着他来现场招会员。

他们和其他社团一样，在这条梧桐道上摆着小桌子，竖着广告牌。楚君尧整理桌上的一沓报名表时，旁边的师兄鲁远打趣道：“如今，果然是看脸的世界，昨天我在这里招收学弟学妹，无人问津，今天你一坐镇就收了这么多申请表……”

鲁远的话说到一半不由得停了下来，双眼呆呆地望着前方的某个方向，楚君尧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一怔。

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她——米荔。

她穿着横条纹背心和背带牛仔裤，但牛仔裤故意没有在一侧肩膀套上背带，松松垮垮的，竟然透着几分时尚和俏皮，小小的面庞说不上多美，但很可爱。

此刻她正挨个儿“巡视”社团资料，所到之处一众的男生殷勤相待，但她都只收资料，并不停留。

“同学你好！”鲁远看她走近，口若悬河，“加入我们‘法援社’吧，这可是助人为乐、彰显正义之事……其实也就是为需要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心理疏导。”

“他也是‘法援社’的吗？”米荔用手指轻叩桌子。

鲁远怔了下，拍拍楚君尧的肩膀：“当然，他可是我们‘法援社’的核心成员。”